書筵講義
序
記
跋
上樑文

古溪集 亨

共四

天[illegible]

古溪文集卷之三

講義

書筵講義

辛巳五月初一日以童蒙教官移拜翊衛司洗馬八月初六日開書筵于觀物軒左副賓客李存秀春坊上番輔德洪起燮下番司書朴岐壽桂坊下番洗馬臣彙寧入侍于 貳極門外侍講院書吏進中庸三冊告新受音自此輔德一面展讀講義訖隨承言色趍入 王世子御布翼善冠布龍袍布裹犀帶立于觀物軒正室待賓客入始就坐賓客跪 王世子

右傍春坊二員桂坊一員挾冊進伏于前 王世子
案上及賓客案上已展中庸一冊矣 王世子將新
受第二十章輔德先讀一遍解釋以達然後 王世
子始讀輔德奉書籌閱十遍而止次問文義賓客先
就本章大義敷陳終以勉君德結之蓋 書筵講義
體例然也次及春坊上下番亦然次及洗馬臣彙寧
起伏對曰誠之一字爲聖學之最緊要故朱夫子至
以樞紐比之夫樞者戶之樞也紐者衣之紐也無是
樞則戶無所開闔無是紐則衣無所管攝中庸之道
近自父子夫婦之間大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莫不

以一誠字爲樞紐則誠之爲聖學緊要者何如也方
今講學爲 邸下面前急務臣俯伏前席仰聆 玉
音字句音讀之間往往錯誤其發問也亦不過循例
而已初無往復酬酢究極旨趣如中庸所謂審問明
辨不得不措之意則此於誠字工夫恐未免欠闕伏
願 邸下念朱子樞紐之訓讀一句講一義必以誠
做去則誠心所在無物不成異日之位天地育萬物
亦即此而在矣

十月初三日晝講入侍 王世子講中庸二十八章
問文義次及臣起伏對曰此反字以章註觀之非悖

也即復也居今之世復古之道何以謂烖及其身也
盖此章命義專指居下不倍而言故以居今復古之
語係于愚自用賤自尊之下而以爲烖及其身若不
究本章命義而亶以復古道爲烖則其以辭害義之
弊將有所不可言者矣況　邸下以聰明睿知之姿
居君人之位當治平之責則如上章所云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一以古道爲準然後上可以成三代之治
下可以垂百王之法休命無疆禎祥自至於此乎着
一烖字不得矣臣俯伏前席竊伏冀　邸下之以此
發問而終始泯默伏未知此章反字烖字之義　邸

下已揔知耶抑未及照管耶臣愚唐突敢此仰陳伏
願　恕察焉
同日召對入侍　王世子講中庸前受音問文義臣
對曰天道人道其立言雖若截然有界限然天道是
生知安行底人道是學知勉行底從學知勉行上誠
實做去不容間斷則及其知之至行之至卽與生知
安行一般成功矣然則天道人道烏可謂截然不相
干渉乎伏惟我　邸下聰明英睿宜若無待乎學知
勉行而古之聖賢雖以生知安行之資必加學問思
辨之工堯舜之惟精惟一禹湯之孜孜慄慄孔子之

學而不厭所以克充其聰明睿知之資則始若從事於人道而畢竟與天道爲一矣若以資之美而不學不問則聖安得爲聖乎此堯舜禹湯之爲首出聖人而孔子之爲百王萬世之師也伏願 邸下留念焉

初四日晝講 王世子講中庸二十九章臣曰此章終譽之譽字當着意看夫譽有實譽焉有虛譽焉無其實而求其譽謂之虛譽此君子之所耻也至若聖學將就令譽隆洽如大舜之玄德升聞文王之亹亹令聞則所謂以永終譽者也今臣新從下土來 邸下睿德夙彰休聞遠播八方臣民咸期以堯舜三代

之治而及登　筵席竊覸我　邸下於晝講召對之
際太欠誠勤若干行十數遍讀之未終遽生厭倦之
色至於文義講究亦未見有往復問難之意臣惟
邸下之不克終譽是懼伏願　邸下念終始典于學
無使臣民失望焉
初五日晝講　王世子講中庸三十章臣曰大德小
德不須作兩樣看只是一箇德而有大小體用之分
大德如木之着根盛大水之濬源深厚而小德如柯
條之暢達派流之分散也君子聚之以學畜之以德
盛大其本敦厚其化則是大德之敦化而其出無窮

條理分明卽小德之川流也伏願我 邸下日接宮
僚講究經傳以聚其學以畜其德施之日用事爲泛
應曲當則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邸下將於吾身親
驗之矣何待臣等之區區陳奏爲哉千萬留意焉實
客李存秀奏曰 邸下知洗馬之爲誰某乎卽先正
臣文純公之祀孫也先正學問道德爲吾東儒學之
第一宗主而當 宣廟右文之世風雲契誼曠絕千
古六條十圖揭之 御屛以寓箴警而至還畫師模取
先正所居陶山一區林泉巖壑亦被 御手摹寫之澤
則先正道學之尊 宣廟好賢之篤俱可仰想於百

世之後矣苟或上無好賢之心則雖有賢人亦不肯
爲之用矣伏願 邸下不患世無賢人而克篤好賢
之誠則 宣廟右文之治庶可復見於今日矣
二十五日召對 王世子講詩傳關雎章臣曰詩經
之引物起興者多與本章命義不甚襯貼而是詩之
興雎鳩與他興體懸有分別先儒所謂興中之比者
是耳夫關雎之爲鳥也未嘗羣居而必以偶行其情
也摯其聲也和而又未嘗褻狎相和如禽犢之行則
集註所謂摯而有別者政指此而朱夫子引而喻之
於夫婦之間曰和順而恭敬和順以其摯而言恭敬

以其別而言也夫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則近自日用彝倫遠而至於天下國家何莫非敬字上流出而夫婦之間不至褻狎而能致其敬使敬字工夫成熟於此敬字根基樹立於是則推而及於日用彝倫天下國家無往而非敬矣此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大學之一敬字爲修齊治平之本也伏願 邸下將詩人起興之義而質以曾子子思之訓勉勉用工於敬之一字而於幽獨隱微易褻狎易放逸處尤加警省焉

二十七日晝講 王世子講詩傳葛覃章臣曰后妃

亦婦人中生知之聖則其幽閑貞靜之德勤儉孝敬之行固不待姆教之聽從而尚且立之女師訓誨婦德則古人之重師道固如是而后妃之不自聖亦可見矣伏願 邸下念古人重師道之義體后妃不自聖之意日接師傅賓客講究經傳討論義理勿以自尊而不敬勿以自知而不問使師道益重而 睿學益就焉

十一月十五日召對 王世子講詩傳騶虞章臣曰此章全言禽獸草木之繁殖而係之於周召南之末者以其咸包乎文王之化也夫禽獸草木不過是等

閒物事而亦係乎人君之一心故文王存心愛物而彼無知之禽獸全塞之草木亦被仁民之餘澤若是之衆多而繁殖則先儒所謂不存心無以化物者豈虛語也哉禽獸草木之初不與我關涉者尚能存心而化之況日用事爲之直從自家一心上做去者乎方今講學爲　邸下之最初存心處而上下十數遍之間一字一語都不經心　玉音糢糊句讀舛錯臣愚俯伏前席竊自憂歎以爲人主一心萬化之本也今十行文尚不能存心俯讀則是心何能管攝他萬事萬物而使各得其所也伏願　邸下存主此心先

從講學始讀一字存心一字讀一句存心一句今日
如是明日又如是存心之工於是成熟而 睿學日
進 聖德日就修身齊家如二南之關雎鵲巢化民
成俗如二南之桃夭摽梅則 邸下存心之效於是
始大而茁葭騶虞亦非分外事也伏願 采納焉
壬午正月十六日晝講 王世子講詩傳綠衣章臣
曰此章内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自古程朱大賢多引
用此句於道學上工夫使人感歎而興起則讀此詩
者不可但以一婦人之言而小之也盖我之心即古
人之心也出一言做一事必思古人之言與事反求

諸我心而無愧焉方可謂善學古而眞無過矣夫學
問工夫以敬爲頭顱則必思堯舜之欽明恭讓以勗
之以誠爲根基則必思文武之純一緝熙以勉之孜
孜焉寸陰是惜若大禹之克勤無怠慄慄焉淺淵若
隕如成湯之愼終惟始以我心質之古人有實獲之
欿然後可以學問極功言伏願 邸下深味此言每
於燕閒蠖濩之中恒誦此一句語使千古聖賢若將
於我心朝暮遇焉則不知不覺之中其感發興起之
益不小矣

十七日晝講 王世子講詩傳燕燕終風章臣曰關

雖章章下註不云乎夫婦人倫之始百福之原也假使莊姜非賢婦人爲莊公地固當黽勉善處以齊其家而况以莊姜之賢而不見報答如此則家道之乖矣斯極矣末乃以戴媯之子完爲莊姜之子而傳其位以石碏之賢臣而輔之則莊公之事雖謂之處置得宜可也而惟其不能正家於始是以有州吁之禍而國隨以亂夫婦之道可不愼歟終風之詩有曰顧我則笑謔浪笑敖則莊公之於莊姜雖若不爲無心者然惟其徒事笑謔而專沒誠敬故畢竟至於莫往莫來之境推此以觀非但夫婦之間爲然凡於接人

應物之際苟或誠敬之不足而戲謔之相加則未有能情誼之終竟相孚者伏願我 邸下以誠敬二字爲齊家治國之正法眼藏勿以微細而易之幽獨而忽之則百福自至休命無疆豈不美哉

二月二十八日晝講 王世子講詩傳氓之蚩蚩章

臣曰是詩所謂士之耽猶可說女之耽不可說者就陰陽動靜常理而言且是詩爲女子感悔之辭故特如此說然臣愚以爲士之耽有甚於女之耽也夫言其行之不美則女耽之不可說信如詩經之言而以言其弊之無窮則士之耽尤有所不可說者試以往

牒考之帝王之耽失其國卿大夫之耽失其家士庶人之耽失其身隨其所處弊各無窮向使周王不耽則褒姒何能作周之厲階唐皇不耽則貴妃安得為唐之亂根哉且以栢舟終風之詩觀之莊公之耽於嬖妾而釀成州吁亂國之禍則此非士耽之有甚於女耽者耶且士苟不耽則女雖欲耽將安所施其耽乎若使讀此詩者只知女耽之可醜而士耽之無傷也則反所以誨淫於男子而啓後人無窮之弊也伏願 邸下勿為詩經之語所局於猶可說處見得他尤不可說之義焉

三月十五日 大駕幸 健陵經宿是日闕門城門開閉軍兵出入并禀于 世子宮而左洗馬以宣傳官舉行禀寧奉 世子宮御押諭留都所傳 命時留都大將金相國思穆年八耋在留都所若燕居時留都盼書吏在傍余命進大監冠既冠命進大監天翼既天翼又命撤豹皮方席然後舉手傳示 御押而出纔出留都大將招桂坊書吏問余姓名翼日李司禦游其姊子也自金相國所來爲傳其言若非李洗馬則吾幾大失體貌矣

閏三月初三日晝講 王世子講詩傳大東樞鑑章

臣曰人君出治教化爲本刑政爲末若專以刑政裁制不以教化導率則民雖畏法而不敢犯然終不若心悅誠服自然感化之爲也彼周之大夫專事刑政能使淫奔之俗知畏而不敢肆而教化終不能深入濫俗終不能盡革故前章有采葛之謠後章有丘麻之約殊異乎周南翹薪之謠召南行露之章則刑政之於教化其感人之淺深化俗之久暫不可同日而語矣伏願 邸下於講讀之際深明治亂之幾必以教化爲之本而刑政爲之末則吾東方謠俗之美將與二南并隆豈不休哉

十九日召對 王世子講詩傳溱洧章至第二章維士與女伊其相謔每以本字將謔讀之臣彙寧敢出班奏曰此將字當如前章讀作相而 邸下每作將字讀僉將與相聲或相近而義實不同不可互換說讀者也而上下十數遍終始誤此一字豈非 邸下之無心於講學者歟心不在焉則視不見聽不聞而食亦不知其味況於講學上一有不在則雖終日講讀與不讀何異哉伏願 邸下留心省察焉至問文義臣夏起伏對曰此章別無文義之可達者然古人論讀書之法先言目到口到而次言心到今觀 邸

下讀書目口尚未及到至於文義則乃心到處也自
茲讀書之際必以古人三到爲準焉
二十日晝講　王世子講詩傳鷄鳴章臣曰古之聖
帝明王日聽萬幾兢兢業業而惟恐宴安之爲害視
朝之不早如大舜之鷄鳴孜孜成湯之昧爽丕顯是
耳苟或宴逸放肆不能夙興夜寐則萬幾叢脞百工
解體君不得爲君國不得爲國故周妃有脫簪之諫
周公有無逸之戒今以此章觀之賢妃當夙興之時
心常恐晩有此蒼蠅明月之詠則其君之賢可以推
知也伏况我　列聖朝勵精圖治勤勤懇懇召進儒

覽以補闕遺故臣先祖臣文純公滉嘗 宣廟 若文之際劄進聖學十圖而第十圖即夙興夜寐箴圖也蓋此箴是宋朝陳茂卿所作而自鷄鳴而起至夜久斯寢中間有許多時分許多工夫所謂工夫亦各適其時分讀書辨義接物應事粲然有條而中一圈特置一敬字以爲貫徹終始之本根要領此實聖學之關棙吾道之指南也伏未知 宣廟朝十圖 御屛尚今留展於燕閒蠖濩之中而人君講學出治之本皆在於此伏願 邸下講學之餘時取聖學圖中夙興夜寐箴圖詳究而潛體之則其有補於 睿學奚啻

尋常講學之比哉

二十二日晝講　王世子講齊風還著章是日　世子下書籌於臣臣奉伏前席展至第九　世子曰吾已讀十番矣臣對曰九番矣　世子又曰已十番矣臣乃起伏對曰書籌之隨讀隨展是何甚難行底職責而　書筵咫尺尤何等肅敬審慎之地則臣雖愚迷昏劣豈有一番錯誤之理所以臣心斷然知　邸下之只讀九番而今加展一番仰副　邸下厭倦之意則是諂臣也臣生長禮義之鄕爲　邸下諂臣臣實愧焉　邸下又將諂臣安用也　邸下雖欲加展

一番臣不敢奉　命悚恐悚恐　世子微笑曰吾當加讀一番讀訖問文義次及臣更起伏對曰此章文義別無難解賓客及春坊上下番所陳誠恰好伏顧體念焉賓客退謂彙寧曰今日洗馬所對甚正當邸下加讀一番之教亦可見牢確之中有包容之量可相賀也

四月十八日召對　王世子講詩傳第三卷未半日温繹一卷將始新受音臣出班奏曰古人之講學也不熟則不輟故孔子有温故之訓朱子有思繹之訓蓋聖經賢傳義理無窮雖聰明睿知之姿必須習讀

而熟講若火之燖溫而熟物絲之紬繹而就緖然後
微辭奥旨次第洞徹而躬行體認工效俱到矣況詩
之爲教使人興起讀之愈久其感之愈深而今臣日
侍 書筵伏見 邸下講讀太傅新受音則僅得一
度記誦而句讀尚未熟音節尚未透而至於溫繹又
若是輕輕看過草草了勘其何能興起感發於詩義
而古人溫繹之意又安在哉伏願 邸下留神采納
雖在燕居之中必熟讀累誦期於成熟而於文義亦
潛究默會或拈置疑處與 進臣講討期於透解而
後已則可以補今日之闕欠矣

十九日晝講　王世子講詩傳蟋蟀章臣曰詩三百十一篇何莫非興起感發處而未有若是詩之切實者蓋帝王之所以講學出治自一勤字做去大禹之克勤文王之不遑舜之鷄鳴孜孜湯之日新又新是耳先儒有言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旨哉言也今以是詩所詠觀之唐之遺民猶有帝堯餘風不敢自逸勤於稼穡至於役車旣休之後猶有好樂無荒之戒其習俗之美有如是矣伏惟我　邸下孜孜矻矻克勤講讀雖從容燕閒之中瞿瞿焉惟逸樂是戒則爲　邸下臣民者莫不咸囿於陶甄之內爲學者

勤於爲學業農者勤於業農唐風勤儉忠愛之俗將
復見於吾東矣豈不休哉

六月初三日召對　王世子講詩傳第七卷前受音
又講通鑑至三月晦日有食之臣曰漢帝之使羣臣
不敢言聖後世皆以爲美事而臣獨以爲不然也夫
古昔聖王之遇灾也不敢自聖恐懼修省如殷王之
責六事宋君之有三言然後庶可以仰格天心轉灾
爲祥今漢帝則不然無不敢自聖之實而只使之不
得言聖是不過修省於外非修省於內也奚足以仰
格天心轉烖而爲祥哉大凡修於外者僞也修於內

者誠也是以中庸論至誠之道而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伏願 邸下先從講學上必以一誠字爲本而推以至於修齊治平無往而不誠則即此而禎祥自至矣何待恐懼修省然後始可以召和而弭裁耶至愚以爲使群臣不敢言聖不如人君有不敢自聖之實也修省於遇裁之後者不若修省於遇裁之前也幸 賜采納焉

初五日召對 王世子講詩傳羔裘章臣曰人之一心本無二用志於大者遺小溺於小者遺大以人君言之專心於政治而不事服飾者是志於大而遺小

也專事乎服餙而無心政治者是溺於小而遺大也
是以帝堯之布衣鹿裘而使萬邦協和大禹之惡衣
菲食而使兆民允殖不如此則桀紂之玉杯瓊宮所
以亾也今夫檜君不識此道理區區用心於服餙之
末必使羔裘狐裘極其好潔則其逍遙翱翔不能自
強於政治者可知已詩人之憂勞悼傷惡可已也大
抵古昔聖君之必以奢侈爲戒者豈專爲糜財而已
蓋以用心於此不暇留心於大於此者矣臣盖嘗聞
　列聖朝崇儉之德而昨冬之承候　大殿也竊覸
其屛帳桄席朴素弊陋破總亂糊新衣惜澣儉之一

字實 邸下家法則臣何敢以此加勉於 邸下而
近聞卿相之家繡屛錦枕殊異乎古相之十年一裘
高臺重屋亦異乎古相之廳容旋馬爲卿相者亦各
有擔着國事者未知留心於此而將何以事其事也
此不可以不禁幸 賜垂察焉又講通鑑至漢光武
悔不用郭子横之言臣曰古者人君之置諫臣欲其
聽諫納言有以治其亂而安其危也光武之自將出
征不聽郭子横之拔刀斷鞅雖不及古明王之從諫
如流然終能知悔還定京師聽其言而後已此所以
爲英傑之主也伏願 邸下先從講學上惟聽諫納

言是勉則忠言讜論次第并發於 郎下之前矣

序

世譜重刊序

吾李之有譜自陶山譜始盖是時陶山文集刊訖咸曰夫子之道孝悌而已今集已成譜可已諸謹考夫子手錄譜系與蒙齋先祖續撰譜略叟博諏廣輯其義例謹嚴倣程朱氏世譜源流圖編成而鋟于梓月川西厓先生主其議栢巖竹牖先生序其事東巖松溪松澗栢堂諸公實管其役此庚子譜也後八十九年戊辰譜出百九十九年戊午譜出惟陶山譜例是

眡而尚以有或牴牾爲戒況今二百五十有餘年世代寖遠宗族益繁修此譜者尢豈不致慎也哉嗚乎我眞城氏自客直使松安君善山公種德樹功肇基我門戶至判書公孝友廉潔風勵叔世贊成公篤志鑽學啓發吾道松齋公之文章經術溫溪公之學行名節皆能以輝映國史昭垂家傳而我退陶夫子益大之倡孔孟程朱之學於海東千百載之後其道本之孝悌其文原於性理遠而旁達國中流布天下迄而夫子之孫與族姓雲仍一家私淑代有聞人可歷數而言則今我同譜者孰非洙泗洛閩中人也譜旣

成相與退而讀夫子之書講夫子之道推性理之原而務孝悌之本則當日陶山譜之必與文集并出者其義可知也得其義斯知所以勉矣何待區區序而識之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此彙寧所自勉而未能者然譜之義恐亦不出於此耍爲諸君子誦之主譜事者漢膺氏孝淳氏校勘彙寧一相肇淳氏彙載彙政基永監董義淳氏耆淳氏進爕氏彙暻泰行濬永晩禹泰魯亨夏鉉道夏也

琴梅軒先生逸稿序

昔退陶夫子論朱門諸子曰登門請業捧書質疑以蕘其師傳之旨則同歸於有裨斯道是亦爲考亭之徒也嘻乎我東道學之盛實承朱門正嫡者惟我退陶夫子而一代賢儁之士若朱門諸子之捧書質疑以蕘其師旨者凡幾家矣梅軒琴先生卽其一也先生自早志學必以退陶爲歸始居于寒菴之側終移于溫溪之傍密邇門墻日親薰炙篤信師說隨聞劄記有四書質疑心近講義四禮記問諸書觀於三棄堂所撰家狀可歷考其篇目至若四禮正變嘉善彙編雖先生所自著實朱子家禮小學中緒餘則其不

經師門稟裁又未可知也蓋先生之學本之四書而以心經近思錄朱子書節要夾助之不被聲利誘奪專務講究義理故退陶夫子書與敬齋箴圖以示夫爲學地頭則其捧書質疑之際必有所審思善問叩發其師旨者而師門精義妙道之傳可因是而有得焉先生所自言曰吾於治心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誠字理家得一和字這箇是吾儒家單傳三字符也先生之得此體驗於治心接物理家之際者其有所受尤可知已嗚呼山樑旣頹微言漸閟庸學釋義已毀而不復識矣心經講義間出諸家撰次而或不免朱

門記述之誤禮說問答亦多後人類輯而尚未有全
書見行由是而後學之專尚口耳果有如先生所嘗
憂者若使先生手錄者在庶可以參攷證正大有裨
於斯文而昭陽鬱攸之灾蕩然不可復見當日先生
之痛哭感吟豈亶爲師門謦咳之闕而已實爲千古
吾道之憾而發也今其見載逸稿者不過五七言近
體絕句輓祭短札若干篇而已汗漫唱酬雖若無與
乎問學事然其旨凝其韻致遠非世之剽裂粧綴者
比也茍使善觀者觀之因約而求其博由粗而賾其
精則先生之學問造詣亦可彷彿其萬一是惡可以

零星叢集而終無傳於後也日先生後孫佑烈請不佞識其端而其意似若以草率爲慨者余書其不必然者以歸之

朴逍遙堂逸稿序

嘗觀先祖退溪遺書天命聖學則與秋巒鄭公論理氣性情則與高峰奇公辨蓋善誘樂告之中亦不敢輕易說與人道州朴斯文時默袖來逍遙堂先生遺集集有先祖一書以正學明理等語往復問難末乃以辭理俱到詡之於此公之見解造詣可知也於乎朴公以卓犖之才篤實之資早屏舉業不就 徵命

隱於雲門山中嘯詠泉石講劘道義質疑於晦齋南
冥而得其淵源辨難於聽松聱齋而識其門路又與
三足堂居相近而交最深結漁樵之契講胥潦之義
其高諧深造之工漸進於正學明理之域矣今若誦
其詩論其世而只以文辭推公隱淪擬公則是淺之
爲知公况其至孝篤學蔚爲士林之表準且有　朝
家之褒奬則仙巖之設爲俎豆遺書之付諸剞劂可
見公議之愈久而不泯也是時不佞適守鄰邦時黙
甫請以一言爲弁卷余屢辭不獲略敘其平日景仰
者以歸之云爾

金西岡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以西岡稱何也先生嘗名其所居山曰吾西山後之人遂以號先生也嗚呼我　端廟之遜于粤也若有臣忠憤忼慨不死則秉義自靖今以　莊陵史靖義諸賢觀之秋江其清也梅月其潔也雪谷言其操也霽巷言其晦也丹皐白山卽其居而言也先生之必引墨胎氏西山爲自家物者何也盖先生平居必拱北以坐日講經學雖以金濯纓之文章風節於先生稱先生則其裁制經權必從學問中出也信道既篤自知益明天命有歸而先生抱不仕之志杜

褸尚在而先生裴安適之歎其心以爲旣不死矣退而隱於此足以成就吾一箇是卓然長往必以西山爲所八十年窮餓以終而薇蕨又生於其墓則百世高山之仰不必強疑於時世心迹之有同有不同者矣今讀其集而尤有所感焉墨胎氏之西山歌一関有司馬公之傳昌黎子之頌并能日星穹宙風聲百代而今先生之孫拖先生事實歷謁當世乞一言以圖不朽吁其憾矣吾未知今之立言者所以顯微而闡幽不及古昔而然歟抑先生之西山僻在海隅不能名於天下而然歟抑我 朝忠義輩出不知有幾

箇夷齊故於先生反略之耶然讀先生一詩二十言不覺一冏淸風颯颯然起人吁亦異哉是爲序

曺聚遠堂先生文集序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夫仁者與天地爲一心萬物爲一體長四德而統萬善非知道者不能言聚遠堂曺先生芝山先生兄也未成童而請學心經于退陶夫子盖是時先生已通小學孝經等書其天分絶粹所學儘實至以有子孝悌爲仁之本之語爲一生眞諦力行之資則豈非早親有道益發其粹而實者見得仁體之所以大

孝悌之所以本眞實如此而沛然行之者乎是其在家而行義著在朝而望實隆未拆號而 聖上已知爲孝子及除外臺 聖上特嘉其篤友奇文憲之選陞劉奏歷舉文成文穆之理學禮學而并及先生之孝則於是乎先生之大本已立矣以之事君則移孝而爲忠以之莅民則興孝而興悌其問學之正文章之盛有足以崇彝教而奬儒風矣矧乎關西俄頃之化能使千里負土築成一丘則仁之所施詎有涯限而何天之不位以年未能大其化而傳其利是氣數耶使道亦無如之何耶抑將以編之三綱傳諸百

世使斯民歸于仁耶苟如是也先生之心性一書已經函丈問辨塤篪切劘卽吾道之所寄也其將流布宇宙羽翼斯文而胡使之散佚而不能收也天意未可知也茲以若干詩文之見載遺集者冲澹簡潔做雅誦之韻致典雅懇惻得訓謨之體裁最其死節者壽一編辭嚴而義直合殺了千古爲人臣苟活底心若使善觀者觀之可知從性情本原中出來亦足爲吾儒家載道之器矣是惡可無傳於世又何患其傳者少也日先生後孫漢圭甫屬余以勘校之役屢辭不獲謹卒業而叙其末以歸之

松溪李公文集序

惟我退陶夫子倡明大道繼往聖而開來學士之生於家庭及於門墻者莫不薰炙涵濡至於成德而達材不幸而不及生於其時則必因家庭傳聞之旨門墻授受之訣而有私淑焉者今夫松溪公以夫子之三從孫學于月川西厓忍齋三先生旣多遺聞於詩禮之庭從以講質於黃蔡之門得吾道淵源路脉較密通而端的則所以私淑之者尤親切焉是其早謝功令專心問學常懼家學之不傳師道之不行參校遺書依建寧之編裒繼修全譜倣紫陽之源流使吾

夫子性理之學孝悌之道得以不墜於地未知後來
私淑諸賢有此許大事業者否及其島夷充斥宗
社播遷公以窮鄉布衣初無封疆之責不識軍旅之
事而雪涕一呼義士雲興花山一區遂成江淮保障
而天將之繫馬松陰筆札相酬至書與葛峰碑序並
稱公忠義經略出自學業經術者亦豈無所見而云
爾況其曉節斂藏不受昏朝之染污專事講討蓋多
後學之成就則松巢權公之指溪心一石擬以頹波
砥柱者至是而果益驗矣嗚呼盛哉獨惜其平生著
述散佚於兵燹之餘若干收拾恐無以爲集也然詩

固高潛有意趣文亦簡奥有體裁不可以不多而無
傳也今因其後孫章冕之請旣爲之勘校又一言弁
于卷余豈能言哉特因平昔所感而以托名爲幸爾

權藏谷先生文集序

古人論人必本乎父兄師友藏谷先生卽晦谷之賢
子而栢潭惟一齋之高弟也濡染家庭承襲孝友薰
炙鄉塾講論道理得聞陶山旨訣而行義修於家則
鶴峰先生之所器重也文章著於鄉則西厓先生之
所稱詡也最其博采程朱古禮參以退陶大訓通稽
常變歷質疑難殆屢千言而寒岡先生隨問印可則

先生之深於禮可知也至若　宗廟議啓則引周公
之遺制擧朱子之定論請復左昭右穆之古痛斥同
堂異室之謬有契乎文昭殿退陶獻議故其時知禮
大臣咸服其考據之精傳議論之簡當而惜乎其竟
寢不行也先生通籍未幾雅望傾朝文苑史局歷敭
清顯而確然以家傳一中字爲進退出處之要符及
夫權倖在朝將禍忠良則以親君子遠小人審用舍
愼賞刑一疏八條摧折奸黨之氣其所受乎師門正
論者然也於是乎乞養出外一念圖報薄賦斂而謳
謠載路重學校而絃誦滿境曉知湖臬綱紀大振風

化薨與先儒所謂文學政事本非二致者于先生可驗矣及其休官退閒以山冠野服從事農圃輕舠短策渾迹漁樵不知世間功名利祿爲何物事尤可敬已今觀其遺集不過詩書疏劄雜著若干篇而詩可以觀性情之正書足以覷道理之眞文亦簡潔紆餘使人可讀則不可以不多而無傳於後也先生之孫曄與金斯文道明甫廣蒐散佚而纂次之編既成金友禹圭甫強余一言弁于卷嗚呼余豈其人也哉特感其淵源門路之有自來也不敢以耄聵拙陋辭覽者幸有以恕之也

金沙西先生文集序

天將降大任於人也必使之受氣剛正而遭時艱危有是氣而不能讀書窮理見得義利公私之分則當其時也不能奮發支斷做得光明正大之業是以君子必貴乎學學之博而見理熟然後以其所受者隨時而應之純剛而不撓眞正而不屈方了得一代事以致乎可大而可久觀於沙西先生益可驗其信然先生早遊西厓柳先生之門淵源正學盖有所受而與鄭愚伏李蒼石先生同門講劘者道義也性理也及其遭際明時羣賢彙征霜臺抱簡振紀綱而辨義

理厦鼂横經通古今而達事理具古之諫官也講官
也不幸于時天下多事倭兵侵凌胡騎充斥舉義殺
賊則張中丞之江淮保障也抗疏斥使則胡澹菴之
尺紙却虜也逆适搶掠邑　馮靖難則冦忠愍之平
澶淵也仰鄭數倫奮舌辨誤則陳忠肅之拄章惇也
閉關絶約奬節義而勵風俗則朱夫子之斥和封事
也三年東都德爲政而視如傷則程伯子之晉城題
壁也是時朝周惟有航海一路先生仗忠信而涉風
波冒危難而竣使事春秋列國大夫之聘於鄰國者
皆名著策書況　皇明太史之特書先生咸稱以有

德宰相者乎丙子南漢之圍先生已八耋矣尚能奮
起雪涕倡義勤　王至送子赴難而死歷考先生前
後樹立大可以貫綸綱常久可以昭垂史冊不可但
以一代了事論則其禀賦之剛正問學之純深可知
而時事已變志氣已衰退歸故山無意當世翛然若
林下布衣日與愚伏蒼石講討不休世稱爲商山三
老則其晚暮怡悅必有所人不及知者矣蓋先生之
學以四子六經爲本而尤潑於胡氏春秋發爲詩文
典雅淳古眞有德者之言況前後疏劄屢十百言而
愛君憂國之誠陳善納誨之意勤勤懇懇義理俱足

文章有餘固已登諸國史而傳于後矣豈可一任其巾衍斷爛而不思所以張吾道而裨世教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黨之士慕先生而學先生無是將何述焉商山士友之欲纂輯而壽其傳者其意可知也彙寧於先生爲外裔今於弁卷之請尤有所樂聞而不敢辭者遂不揆僭率謹書如此以寓托名之幸云

朴舞溪文集序

人有五常之性而統於仁仁之用有百行萬善而必以孝爲本本立則道由以生今夫舞溪朴先生卽孝

之本乎仁者也盖生而養殁而哀夫人所可勉而惟先生性爲是以昏夜采藥猛獸爲之護行三年廬墓行路無不釀涕非至誠之感物而動人者能若是乎永慕有齋所以寓終身之慕而子弟之爲撤孝經實古人廢蓼莪之義也旣痛其榮不逮親屛棄公車顓事講習則向之豎立基本從以展拓地步河洛位置探賾乎羲文之旨心性體用講究乎思孟之訓其他太極理氣之論主敬忠恕之說與夫家訓諸條雖未知其盡合於古人立言然其硏窮之精修省之篤必欲節節符驗於日用彝倫之間則向所謂道由以生

著先生亦庶幾焉惜乎其隱居自適不求施爲讀書窮理之暇風詠乎舞溪山水嘐嘐然惟古人是慕世間一切名利視若浼己或者疑先生果於忘世然使一方之士知君子務本之爲道而聲名利祿之爲外物則先生之賜也顧何必進爲而撫世然後爲可以及乎人哉其平生著述不幸中經鬱攸收拾於爛脫之餘者不過詩贊箴銘若干篇而已其言顓主理趣不事彫繪自世之顓士看疑其或欠精采然久久咀嚼漸覺其冲澹淳濃之味而其冲澹處固自有精神淳濃處亦自有光彩則狀識中所謂甚得乎濂洛風

雅之體者儘不誣也顧惡可以無傳於世使後之求
先生於行誼問學之間者不於此而得其彷彿乎哉
先生九世孫順壽甫將以是鋟于梓請余一言識其
端自念拙訥實不敢當所以感慨與慕焉則有之遂
不忍終辭觀者恕其僭妄幸矣

斗巖全公文集序

古人論人先觀家庭教訓之方次觀師友講習之功
蓋人之天賦超絕才性洵美有可以成就大儒而苟
無教訓講習之益鮮有能眞知踐履以充其賦於天
者今觀斗巖先生全公益可驗其信然嗚呼公資禀

温粹才識頴邁其賦於天者固有過於人者而濯溪
之邃學危忠驕足堂之篤學至孝有足以昭垂嘉謨
開示義方則公之家庭傳受大本幾立而早遊於鄭
愚伏李蒼石之門得聞千古淵源之學觀於通讀立
議已知一敬字爲爲學之要而力學篤行次第得其
門路矣又與黃漫浪李弦窩爲道義交講劘切偲有
所資益於文章句讀之外是其爲士林矜式而先生
大人莫不推輩行與之友者也况東溟金公以當世
之文章識鑑爲薦于朝與公同舟涉海已知爲華國
之器瑞世之材而却幣投銀卓然爲海東淸士若使

公出而施爲經綸黼黻不必多讓於入而遯迹園林顧心經史較世之逐逐名利至于鐘鳴而漏盡者其得失何居焉此必有辨之者矣今觀公遺集僅若干篇未知公以著述爲外也而不欲多歟抑有所散逸而不能收者歟其詩清高有調格文亦平實有理趣眞讀書君子口氣也不可無傳於世使後之求公者卽此而得其實矣玆因公後孫中極之請敢爲文以弁卷

守菴鄭公文集序

早遊乎旅軒張先生之門于先生最親且厚而獎許

期望終始不衰有守庵先生鄭公在焉觀於其往復書札及先生所撰碣文可知也嗚乎公少舉鄉解一不利於省試則仍廢舉業從遊大賢專意問學嘗隨大人任所不敢一日廢業及其避寇青鳧奉邀先生結茅以居講論不輟轉入太白山中崎嶇跋涉顛沛流離而志未嘗須臾忘道也故其學篤於踐履謹於彝倫斂華而就實重內而輕外是豈無所得而然也哉屏居田野憂時慷慨忠君愛國之誠尋常發於嘯咏而奬進村秀設法通讀有倣乎白鹿院規刱立洞契講信修睦式遵乎藍田鄉約然則公之學問之懿

操守之確所以深有契於師門而其不應舉不就仕亦豈果於忘世哉觀於一鄕亦可驗其經濟之素蘊而特未及有所施爲也今其遺文不多而其詩溫醇淡泊意致悠遠有濂洛之風寒暄簡牘亦皆委曲謹嚴有法度可誦此可以知公矣公後孫基現謀行剞劂來請弁文余何敢當顧於尙論之餘不勝景仰之忱略附愚見爲之推說如此云

孝廉齋先生李公實記序

孝廉齋李先生生長於孝廉山下其毓精稟秀固有大過人者已自幼悟以爲爲子當孝爲士宜廉有孝

不愧心庶孰侮余之語則其大本上見得甚卓然而又知天彜物則之布在聖經賢傳纔上學大肆力於窮格踐履之地又以爲兢讀書不容無師友講劘之益與吳德溪盧立齋結爲道義之契說到理氣性情之原益聞其所不聞然後向之志於孝廉者益篤而漸實海冠搶攘北望痛哭則孝之移於忠也三月長淵遺愛成碑則廉之施於爲政也晩年林川措置家塾嚴立學規訓誨蒙士而講書討義未甞不以孝廉爲究竟地則先生之於孝廉可謂至矣是豈無所本而然宜乎一方章甫之尸祝而瞻依則先生孝廉之

名將與孝廉山窮宙不頽矣夏安用實紀爲哉亭先
生爲孝爲廉之實有詩賦箴銘贊說學規講義若干
編在後之學先生孝廉者無是將何述焉况其零言
得免全逸於兵燹之餘者尤若有不偶然者賢孫之
收拾編次而欲傳諸後者烏可已也旣校訖屬余以
弁卷嗚呼于孝廉乎夫孰無感焉遂忘其拙陋而書
其所感者以還之來謁文者先生十世孫顔燦甫十
一世孫國龍甫也

雙槐軒辛公遺集序

自古文章之盛衰關時世顯晦由氣數若其遭時鳴

盛與道偕隆固文章之幸也或沈没不顯於世者乃
値氣數之不幸耳粤我　成廟之世文運大闡有若
佔畢金先生倡起南服賁飾斯文一時從遊之士如
俞濡溪表藍溪曺梅溪金潭庵皆卓犖瓌偉以文章
鉅工稱及夫戊午禍作或駢首竄逐或屛跡隱淪并
與其文章而流落沈晦於滄桑浩㥋之後雖以佔畢
翁之著作零零收拾於烟燼之餘者不啻若泰山毫
芒則餘子之不傳固其勢然也今觀雙梘辛公遺集
呈濡溪詩一挽潭菴詩二又與藍溪梅溪相友善而
馳騁詞苑其文章之遭値時世固盛矣奈之何一部

蒼陳古跡湮溼藏弆於古楪上塵函中歷數百年始出也盒卷中諸君子卽向所謂文章卓犖之士而公與之上下伯仲則可知其師友淵源之同出於佔畢門下也文章之外必有眞正義理之素所講劘者況潭菴公之色擧江潭也公亦遯跡蘆浦攜手談笑結生死氣義之契則顧其時非吾黨氣數之變耶零編斷牘大柢多憂傷感憤之所發則其文之隨人隱約湮藏而久晦者不亦宜乎何幸天道好還得公之文而編次而成帙者公之七世孫弘道翼道也懼其愈久湮沒而鋟繡而傳後者公之十一世孫聖麟聖曾

也詩固淳淡歌亦佚宕天然出自腔調鏗戛協于音律何必多乎哉頤彙寧晩生拙訥何敢弁于卷首吾

先祖文純公嘗爲公之子玉溪公之銘矣責以契義終不能辭遂爲之序

見齋李公文集序

余嘗讀韓昌黎集至董生行輒掩卷而嘆曰嗚呼夫以董生之賢讀書於淮淝之上悲歌於燕趙之間又得如韓昌黎者與之友則其志行之發爲文章必也清渾典雅孤古淡蕩可以載之簡策而寥寥宇宙無片言隻字古人以文章爲餘事無所著述耶抑有之

余孤陋而未及見耶重可慨已今見齋李公東國之董生也清洛之水發源於太白山南馳幾千里滙于寄縈回于來進故里卽李公隱居行義之所而董生之家鷄能哺狗李公之家狗能乳鷄天所以生祥降瑞者歷千古若合符契矧乎父母兄弟之不慼不咨其肥于家者同刺史天子之不薦不聞其紬於世者同而惟公則有董生所無之詩若文百餘篇放吟山海清雅激烈卽江淮謠一章也問答杜鵑悲壯忼慨卽燕趙歌一闋也至於思親憶弟之句憂時憫俗之語天然出自腔調可以爽人牙頰耀人耳目而公之

予錫性能裒粹遺逸於巾箱之中欲與公志行並壽乎天地間此董氏家所未聞也不其幸歟然董生則得與昌黎子并世而出模之以決雲之手障川之筆至于今名與淮水并馳未知今世亦有能爲李公述其行者乎

思菴千公實紀序

余嘗觀　皇明史至　萬曆年間嘆中朝人物之盛及　崇禎以後曰天地文明之運將自此而東矣曰千君錫奎袖思庵公實記請一言弁于卷余蹶然而起盥手而讀之曰此　皇明萬曆文字也何流落于

海東屢千里之外歷　崇禎數百年而後始出也試究觀顛末然後略得其彷彿焉盖公以立菴之孫廣原之子自少蓄積于心者卽復讐討賊之事則弓馬是其業也與李提督奉　命而東也身將鐵騎二萬始捷于箕城再捷于郭山三捷于東萊終能再造我東藩則戰攻是其事也今觀其詩文若干編忼慨悲壯眞泱泱乎大國之風也公嘗從錢工部受庸學二部此將以佐天王基太平若趙忠獻之論語一部而發之爲文章耶所未可知者時値　皇明盛際位躋將列若與李提督班師而復命則文武吉甫恐不必

專美於周而因仍睠顧遂爲東海上人何也上頭流而北望燕薊陵金剛而仰瞻牛斗則公豈無去國懷鄉之心苐其他日河清之語已占得 皇明百六氣數則豈欲使穎陽忠贒之裔終混於伊川被髮之俗東征之日歷覽我國山川必以爲周禮盡在魯矣遂將冊靑而自瑱琚咳唾始藏于關東之佛寺終閟于嶠南之神菴備經滄桑浩刼無恙故在使我小中華韋甫縫掖之士獲覩 皇明人物於神州陸沉之後復得 皇明文字於元氣澌盡之餘雖其隻字片言東人之所可愛玩而不忍其沉沒者則千君之必欲

公其傳於世諸君子之感慨備述而樂成之烏可已也且其亂聾軒憂軒暨其孫宣傳公俱有乃父乃祖之風稜氣節而其所著述尤詳於思菴公事行不得不付之卷末俾有以參攷焉

台洞崔公實記序

古人之擇將也必取乎儒將蓋勇將長於勇每戰而賭必勝之勢智將長於智未戰而占可勝之幾不過戰陣上區區勝敗而已至於儒將則已自家國無事之時敦詩說禮講究義理死生取舍素定於胷中其遭値不幸以義理興師雪涕沫血赴矢石如樂地雖

天下之勇將智將莫敢與義理抗故無必勝之勢可
勝之幾而戰必常勝今　贈叅判台洞崔公卽古所
謂儒將耳嗚呼我　朝龍蛇之難水戰則稱李忠武
巨濟之勝陸戰則稱李提督平壤之勝餘者并略之
然彼猂然奔突欲鯨吞而虎窺者尚不能直前長驅
使水陸有從容展施之暇者所在義兵倡起而牽制
之也況吾嶺古稱多忼慨忠義之士而東南連大海
爲受賊之冣初路頭故舉義而討賊者嶺南爲多于
時鶴峰金先生以當世儒宗受　命板蕩屹然爲晋
陽保障而發檄招諭之初以公爲大丘義將夫大丘

巨鎭也一路之要衝也舉以專委于公則已識得公
儒者氣像於介胄鞢韐之中而倚以爲一方干城之
重也及其奉檄而出師也輕裘緩帶安閒整暇不屑
屑乎兵家制勝之策而不過曰忠憤攸激寸心爲將
義氣所動隻手爲兵則彼勇將智將顧安得出此口
氣乎於是乎寒川公之清介直截憂樂公之端潔卓
犖是兄是姪同倡義聲南拒花園之賊東取班野之
寇公則矢師琴湖與火旺郭公聲勢相應遇賊必戰
戰必有功竟使西搶之虜狼顧而逡巡則金先生之
特簡公於衆中信得乎古人擇將之義而古將所謂

十年將兵大功之終讓於儒者矣又況佯使海島信義行蠻貊之鄉分憂湖郡威惠施瘡痍之民而奸壬秉國將禍儒林則脫然遐舉歸臥江湖置義田而以賙恤収族備書糧而以忠孝課兒及聞寒岡先生講道泗水使之負笈從師篤學力行歷世弓馬之家一變爲詩書禮樂之社則公在國而爲儒將在家而獎儒教亘其子孫彬彬多文學之士嗚呼休矣惜其遺文散佚於兵燹之餘公之後孫盡窩高公素以文章傳雅苦心收拾於家藏古箱簒成三忠實紀此其第一卷也亂中日錄歷歷有可攷況載公疏一書七旨從

忠膽義肝中出來其不忍湮沒不唯賢孫之意爲然實亦士林公共之議也至若弁卷文字諸君子之述已備豈容彙寧之贅爲顧在後裔之列不敢以拙訥辭謹書此以寓感云

英陽金氏世譜重刊序

昔我先祖文純公手修英陽金氏世譜而上自司直公曾祖顯德齋生公下至司直公兄弟子女孫曾蓋文純公於司直公爲外曾孫今金君琛鉉甫以世譜重刊事強彙寧一言顧不敢當亦有所不敢辭者謹按舊譜金氏以大唐按節使公諱忠爲上祖高麗忝

理公諱忠晃爲中相自叅理公八傳至齋生公則其源遠其根濬内外雲仍之式繁且顯卽積累之蕘而況今益大以熾將廣其譜而新之亢可驗餘蔭之未艾也彙寧之爲是譜役者豈不重有感而與有幸乎嗚呼三代之隆家孝而戸悌斯民也可無譜也而後世之必系其世而譜其族者將使斯民因是譜而興起其孝悌之心也況金氏之世其孝悌而已有所符驗焉者乎願金氏繼自今益惇乎孝悌之實奉先則序昭穆而繼其絶叙族則篤親愛而萃其疏學宜加勉行宜加修則將見英陽氏之百千其世而萬億其

麗矣豈不休乎盛哉惟珠鉉甫以是歸告于同譜諸君子旣無忝矣又勿替焉則是吾先祖文純公所以眷眷於斯譜之意也敢忘僭而爲之叙如此云

龜峯權公文集序

晦齋李先生倡明大道遠紹絕學不幸遭値士禍未嘗以師道自任故遊先生之門聞其道而得其傳者盖寡按海東淵源錄惟龜峰先生權公是已蓋公天姿特異向道志篤故先生樂與之遊從公亦篤信而服勤焉宜有當日往復講論文字而于先生本集與公遺集不少槩見何哉是時先生遠謫關西公黜補

郡縣未暇收拾耶然熟玩公遺書數篇其居喪治葬必參古禮而據 國典是固有所聞於先生者至對策二度則以博學爲正天下之本而經綸爲達天下之功又曰養天下之原者誠之道也做天下之業者誠之推也是盖平日講受乎先生九經行義中緒餘而其要歸不出乎闡吾道而闢異端則又先生太極問辨之大旨也然則公之有得乎師門旨訣者即此而亦可影響而千里借書勉循古賢言行則先生之篤於公可知也即先生之居俎豆展謁用寓未卒業之恨則公之慕先生尤何如也若使先生無關西一

行公終始親炙講究其所未究則其發揮踐履之功又豈可涯量耶霽山翁所謂學有淵源艮翁所謂衣鉢嫡傳者亦必有所稽而云爾也日公之孫致福以公遺集請一言弁于卷而其意若以零星裒錄懼無以爲集者余曰不然生先生之世遊先生之門固已爲龜翁幸也況其裒書二策亦可謂聞先生之道而得其傳焉斯爲龜翁集也足矣顧何必多乎哉

孝泉朴孝子文集序

夫孝者人之所受乎天之理也天人相感之妙固宜忽不可窺測而古之孝子如王生之魚雀董生之鷄

獨并錄於朱夫子小學編中其的然有感應可知已今夫朴孝子之以孝泉號何也孝子之廬于墓也山淺而鄉井隔土瘠而川源闊忽有一道泉瀉出于廬下使孝子得以和麥屑而逕繞命邑人異之遂指爲孝泉至載于夏山之輿地志此豈人之爲孝子號者哉實天所以命孝子也今以孝子之狀觀之孝子以

崇禎處士之孫家庭傳受卽忠與孝而已孝子天性至孝養親也山蔬而水濵親病也嘗糞而血指至於昏夜守墓而馴惡獸則孝之感於物也風雪登壇而炷心香則孝之移於國也繡褒臺　贈何足以表

其行也若使太史氏采摭實蹟可編於三綱行錄又使秉筆者收輯善行宜補於小學續編此則不得不留歎後人也最其思親一詩情切而辭至當與詩之蓼莪羽翼風敎起千古孝子之感則是可讀也不可湮沒而已今其孫仁德弘德甫歷謁當世之立言君子思所以闡其實而壽其傳亦孝也夫余固拙訥特嘉其意而贅一言以還之

東萊鄕校講會序

鄕之有校所以作成人材而人材作成之道卽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而已是以朱夫子之於白

鹿洞退溪先生之於白雲洞并以此揭成學規以教學者蓋齊家治國是篤行之效而學問思辨爲篤行之本苟能體國家設校作成之意則敢不於此乎學而問思而辨推以行之以成齊治之極功也哉但近世學術不明士趍漸訛惟科擧利祿之爲謀故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詞章之末耳顧安得學之博而問之審思之愼而辨之明爲一分心身需用之資者乎余到萊州與士子源源相接於功令文字之間惜其才具田地可與有爲而不識內外輕重之別汨沒科臼罔念舊業遂設講會於校堂數日討論甚有相長

之益旣講大學欲繼講中庸一部而余適遠未果是爲甚恨然又聽士論擧皆興起聳動將因此設春秋講會嗚呼萊雖僻處海隅聞見孤陋而苟能專意此事以時講習則庶見文學行義之次第林立于茲齋余雖遠歸安得不與有厚幸乎茲將緡錢二百以助其資須略取其殖克節其用永作春秋供士之需則亦所以不忘今日余言之一事惟諸君子勉之校任唯唯而退

愛日堂續老會序

上之十年秋七月旣望我宣城諸老約會于洛江之

愛日堂會者十有九人副護軍李時養年九十我伯兄彙壽從兄彙楨皆年八十二李晩受七十六前承旨李彙寧年七十二李彙益彙冕亦皆七十二李彙元前判書李孝淳皆七十一李彙選李彙炳皆七十琴書迷李彙祚皆六十九李彙濟六十八李佐淳六十六前牧使李彙載六十五李彙蘭六十三李定淳六十二前郡守李彙廷六十一越三月重陽又會追與會者五人金永獻年八十李存淳七十六李邦淳七十三李文鎰六十四李基永六十二又追與會者三人李時文六十九李壽亨六十三李壽貞六十二

合年一千九百鳴乎太平之世君子人多老而壽生
斯世而得其壽可樂也得其壽者衆尤可樂也是以
自古老而壽者必有會有會以餙太平也會必有記所
以識勝事也唐會昌時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
遊爲九老會宋興洛中諸公繼之爲九老會爲五老
會至元豐中潞國文公與王冨趙劉張席董十二人
遊司馬温公與焉是爲耆英會皆古太平勝事也我
東之太白山有洛水出焉宣城乃洛之上流也昔我
龔巖孝節公之必就洛北涯爲此堂者其有意歟余
嘗奉玩其遺帖有九老會續九老會又有續老會白

髮會年七十者十二三人蓋其時郎我　朝會昌元豊之世而孝節公亦自刑部留開府致仕居洛之日也郎其地而會其人蘊藉風流至今圖畫相傳如履道坊資聖院之爲吁其盛矣顧今三數百年山與水依舊堂又中頹而復與我　聖上治隆舉一世復躋仁壽之域副護軍公以聾巖之孫逸於洛九十年鄉之老咸曰迨此時續此會不可已也以此日會于此堂而洛之舊俗尚齒而不尚官故若爾搢紳外十數布衣老叟自洛東西山谷間出至濯纓潭命小舟而行繫聾巖下酒一行唱漁父辭三章遂聯翩上堂我

冠白髮隱映於林園水竹之間其食亦依洛之約各具脯醢麪飯不過五器具具率會也無主無客自酌而自歡至山日已落素月登軒而旣飽且醉潛然忘歸一堂中已可見太平之有象而年七十者前會爲十一幷後會爲十四于會昌之會已多矣眡元豐耆英及此堂舊帖雖位與德之不可及厥數適與相上下卽此會亦可驗太平之有升降也酒將盡敬次板上詩四韻又屬余記其事此古司馬公事也稟寧何敢當也顧此晚生歷仕太平　四朝今退處江湖與諸公同樂太平所以歸太平而識勝事當不讓於人

邀遂爲之序

古溪文集卷之三終

古溪文集卷之四

記

培山書院記

丹城縣治十里所有培養山里者卽高麗江城君文公故居也山自方丈東迤蜿蟺水自赤壁西折浩漾至此而拱揖縈綩衍奧宏敞成一區形勢自古奇偉豪儁之士多出乎其中命之以培養取義非偶爾也惟我淸香竹閣兩先生以江城外裔守江城舊址隱德不仕種蓮植竹以爲號謹按其遺蹟淸香素以南冥畏友氣節相許晩又托契陶山道義相交討論性

理之本原講確出處之大節學問之超詣可知也竹閣以清香從子早遊山海隴雲之間得聞爲學之方而當昏朝政亂峻斥誣賢之凶蹤逆折斁倫之奸黨樹立之卓犖又何如也至今州之人士尚慕其遺風餘烈而新安之粗置書塾不幸遽頹於兵燹江城之特蒙封爵未敢仍配於道川此培山書院之所以成也院旣成自道川移奉兩先生其祠曰德淵正堂曰正教東西兩翼室曰淨立也猗修也時 英廟在宥之辛卯而主其事者鄉儒柳汝龍權正九也本孫李恒茂李錫彭也嗚呼書院之作豈徒祀先賢而已亦

爲其培養賢士也況是院也以培養爲號諸君能顧名而思義乎脫去詞華本之彛倫窮理而力行涵養性情察其幾微擴善而克惡朱夫子所以敎白鹿石鼓諸子者至矣服小學以培根本遵大學以立規模力持誠敬期至聖人之域屛絶利祿勉爲君子之儒吾先祖所以示迎鳳易東諸生者切矣況兩先生平日講究不過此箇道理而吾人之培養成就不出乎此故並取以爲諸君誦之尚何俟於他求哉吾與諸君其勉之哉

道生書院記

道生書堂者琴易堂裴公之所刱也堂故在永嘉府治東三十里美質村村舊以本谷名故堂以道生爲號堂之設將以訓一方蒙士也思得其質美者使之務其本而本立焉必堂于此義有在爾是其正堂曰養正齋曰輔仁寮曰時習樓而喚惺焉門而果行焉道生其總號也于時教道之正學道之盛蔚然爲一府淵藪而道寓於物物不得不弊故閱百歲而玆堂撥并其址爲野人之耕吾黨之咨嗟久矣粤在上章臨淵齋裴先生腏饗也大論始自陶山發之永嘉士林翕然隨之咸曰先生之祀實愜于道生舊塾遂議

重建茲堂而爲之所蓋先生學于我退陶夫子以四
書六經爲本心經近思錄朱子家禮夾輔之孝於家
而奉祭盡儀節忠於國而　宗系正倫紀西厓柳文
忠公題于墓曰其施諸事業者盖有所本而然此一
本字實琴易堂之所受乎家學而名其堂者也然則
當日所以始剏者安知不有竢乎今而吾黨百世之
論適與之合發者非偶爾也於是李參判秦淳姜持
憲檏主其論李知縣秉運柳諫議致明李侍郎彥淳
相繼爲洞主李斯文海鷹柳斯文致直先生冑孫輸
周甫實幹其事其地湫下卽洛之上游航津而相之

山明水麗洞府脩敻比故址益窈以美况道之在天地周流布濩未嘗局定一所者乎乃自壬辰七年而廚舍成自庚子三年而堂成焉齋寮門欞可取次成就而其名將仍之也差乎天之不欲喪斯文固不與乎堂之興廢然是堂也所以講斯道也是以堂之興而道與偕興堂之廢而道與俱廢今堂之廢而復興亦豈非吾道再振之會耶余於此重有感焉先生之道所受乎退陶夫子者也昔我夫子之教易東川谷諸生也有曰服小學以培根本遵大學以立規模此君子之所以務本而聖人之大本達道於是乎在今

觀羣易堂所撰堂記其所以名堂者卽此義也若使士之遊於是堂者灑掃應對以達于天德涵養省察以究乎聖功學以習之仁以輔之主乎敬而果其行則養無不正而大本立矣家而孝國而忠官而愼鄕而序道之生惡可已也諸君子之尊衛先生於是乎至矣其勉之哉勉之哉是爲記

忠孝旌閭後記

肅廟御極之十二年丙寅秋嶺南按廉使以邊公中一忠孝異蹟 聞特命旌閭越一百六十一年丁未秋重修旌閭託公七世孫正養強要余言吾先祖事

行有諫議金公邦杰序纔有族祖員外公得龍劄錄
更請采記以附後彙寧辭不獲謹按金公序公天性
至孝纔上學請先學孝經年十八當 宣廟壬辰倭
寇猝薄鄰里皆竄伏時公祖母李氏病不能離次公
負母置麻田蒙密處歸侍祖母所倭至曳公欲刃之
公泣懇曰我死無恨願活我祖母倭曰孝子也遂扶
而起俾專救護以旗一劒一爲信備賊後至家中物
無掠去者光海時被叛奴誣久逮京獄至 仁廟朝
特蒙宥己丑當 仁廟喪公已八耋矣猶疏素盡禮
大小祥徹夜露處痛哭其忠孝至行有足感動天人

者終以壽陞通政階按邊公劄錄公旣全保兩親倭尙充斥八路遂慨然奮起出米一百斛大犒官義兵與兄喜一往晉陽城時鶴峰金先生已歿仍赴鼎津入忘憂郭公陣多經畫方略丁酉倭再擧又赴火旺城與郭公積薪同盟後公之族欲列行請褒公嫌以忠孝自居力止之　仁廟朝有祠官徵命公力辭不就職嗚呼爲人臣子孰不欲爲孝爲忠而苟不於家國無事時講究義理死生取舍有定於中者倉猝危迫之頃安能盡孝而移忠若是其綽綽也是知公之有得於一部孝經者多矣然金公序不言壬辰應募

丁酉守城事意亂後事蹟槩多疏漏而就考忘憂倡義錄公之名載焉是可以爲證至若公卿系大槩前述已備茲不贅焉

烈婦金氏旌閭記

烈婦金氏吾族子中鍵妻也 今上二年辛亥慶尚道觀察使李紀淵以烈婦死烈事 聞越三年甲寅因禮曹判書李景在啓 特命旌閭稽國典所以表其烈也烈婦聞韶大姓士人鎭坤女故 崇禎處士歗隱公之後我叔祖青壁公之外玄孫也烈婦生而資性貞淑稍長常讀小學內則書時誦歗隱青壁公

事行甚習及歸于中鍵孝舅姑惠宗黨婦道㮣備中鍵病且革將護竭誠力夜澡潔祝天請代其齧鼻烈婦不戚哭仆喪側斂已着喉血出滿衿袖舅姑急救之以義解曰汝體膚有受可輕毀乎吾腸肚若割可重傷乎靡汝有誰爲吾兒服三年者婦不能語若有悔悞者後哭躃循常度饋奠必躬執丞右慰舅姑相與爲命既葬請往覲省在老父側不作哀痛狀饒而曰女所以自盡於亾夫者惟三年饋奠一事卽告歸歸則節哀強食殆若忘死者然再朞後忽嘔血昏倒舅姑驚且泣婦強曰適然耳毋念也舅命以樂藥屢

下血尚不止禫之日起而盥凈備祭供如初拜哭易
服以禮翌日遂畢命舅撫而哭曰甚矣我之不慈也
每於我乎食退則有狗在戶外非嘔而飼之歟今其
寢席上有拳許石一塊非手自擣者歟不賆汝身何
若是毀瘠汝胷膈上豈有此一片黯血暈也汝箱篋
中已備汝襲歛衣具是汝判命已定限而我未之知
也訃至父語人曰固知此女之喪不出是月也至村
里婦孺舉嗚咽曰某家喪禫畢夫人之喪固其朞也
本鄉及傍郡大夫士咸曰烈哉夫人此而湮沒何以
補彝教也相與聞于觀察使有是旌也嗚乎人之一

死難矣丈夫尚然況女子而荏弱乎有不堪睠若倉
猝捨命者固偏性之所可能也若歲月稍移舅姑偏
篤少死之志難死之端不免並立而相奪則或忍而
莫之決也惟烈婦執志也貞而確處事也徹而婉以
待服盡而命盡若手執契而取必者不其烈且難矣
乎矧乎歟隱公之遂學貞忠青壁公之篤學純孝有
足以扶植世教至家　聖朝貤贈綽楔之典烈婦生
長內外忠孝之家平日誦習卓然知爲君忠爲親孝
爲夫烈之爲一致故其決勇其守固謹其事而極其
誠竭其情而盡其禮其所成就若學道者之不苟不

迫從容盡義也是固有所受焉豈可以一烈字蔽之也是爲記

跋

冶隱吉先生續集跋

此冶隱吉先生續集也詩五書三誄若贊及行錄僅四篇苟出乎先生者雖隻句片牘將與天壤共獘綱常并立况先生著述散佚於淪革之際見載元集尚恨其零星并與辭職箋啓未可專信爲先生所製則續而輯之以稍廣其傳尤不可已附 列聖褒侑暨諸賢贊述文裒成一書誠斯文厚幸也夫先生之學

行風節前賢之述已備而秋江之詩愚伏翁辨之矣
牛山之書棄隱翁辨之矣顧蔑學何敢贅焉昔我先
祖退陶先生過先生閭有詩又對詔使魏時亮之問
先生並列於孝子忠臣心學名儒之中是可以蓋先
生顚末矣況退陶先生嘗以圃隱鄭先生爲我東理
學之祖而先生實師之討論經傳沉潛性理又講究
出處大節先生之竟判得此樹立實出於平日問學
之力故其義直而迹愈微其志固而辭愈婉其去就
從容眡夫偏於一節者之激切奮蔟直截做去者不
亦難且偉矣乎竊慨夫其時事散出公私文字或不

免局於見聞乃有以疑於先生者至疑於圃老而退陶先生以圃老節義謂可以經天而緯地則於是乎百世之疑案決而公議遂定矣先生之學術也道義也實有受乎圃老而又其遭時同處義同則退陶之爲圃老一言于先生亦足爲一副當勘斷矣推此以觀秋江之詩牛山之書雖謂之不必辨也亦宜彙寧退陶後也必嘗祗拜先生之祠退而遊於烏山鳳溪之間清流峭壁至今益高以長歎誦遺詩一百言窃不勝感慨于中今先生之孫民獻敏益甫抱先生續集而至固請丁乙功旣訖敢一言附于後非直烏區

區托名之幸而已也

徐良景公實記後識

世之論國初名臣必稱其忠節之卓勲業之盛而於問學事略之盒以著之簡冊紀于彝鼎者赫赫有可觀而其沉潛經訓磨礱義理所以爲忠節勲業之本則非知者能言之乎今以良景公先生實記觀之英毅峻正其器局也牢落堅確其操履也注意陳識調護 儲宮其忠節也應機决策淸平王室其勲業也國乘野史之記與儓婦孺之誦莫不以是稱先生而獨我 恭靖王知先生好學博覽佩服詩書 十行

王言既載之冊書銘于鐵券則其良箴之輔導于嘉謨之啓沃已著於　胄筵進講　經席登對之時而使之主教國學將以責歸三物也掌治邦禮欲其秩叙五典也於是乎先生篤學之功　先王則哲之明可見千古契遇之昭朗而畢竟成就得巍勳卓節亦不過學問中一事及其退屛長湍資遊麗澤則當世之宦故勳舊錯落相望而冣其識量如河浩亭文望如李容軒者或命壺賦詩結茅卜鄰又與權陽村道義相交講劘日久則六經口訣必有所往復商確而心學圖成之日安知不掩關而潛契對案而究觀耶是

其發爲文辭者典雅閎偉可以羽翼斯文而屢經滄桑放佚而莫收使世之稱忠節勳業者不能求先生根基坏樸於經學之中豈不重可慨已然若乇簡牘詩章之載在實紀者亦大鼎一臠百世之下必有咀嚼而知其味者矣東都士夫旣俎豆以享之又將并與其誌狀叙述裒輯而剞劂之甚盛事也余旣記于院楣綴以一言於篇端以寓高山景行之思云

權皭軒先生文集跋

此皭軒權先生文集也先生仲氏拙齋先生實裒稡成帙從孫草澗先生旣補輯鋟刻而又識之西厓柳

先生纂師友同榻錄而又跋焉弁于卷者嘯皐朴先
生也顛後生何敢贅一言謹考始刊在 萬曆乙酉
板本之行于世者歲久散失其存者刓缺不堪讀拙
齋後孫相奎草澗後孫進溥南遂愓然懼曰此書而
不得與天壤俱弊吾輩之責也謀所以重刻卽追先
志也乃廣搜舊印對校數本其詞賦三篇附錄一記
有載有不載者豈是時文字并被黨禍漸次收補故
耶夫先生文章事蹟得一字爲斯文厚幸況詞賦草
一編曾經大贒鑑賞至使詔使擊節尤不可無傳也
將備載而新之據刊例不得不記其事以識後也嗚

乎我朝 英宣之際羣賢輩出所以報 國家養士之盛者惟道義相淬礪風節相激昂文章特餘事耳然今觀三先生序識跋曰光天射斗擲地聲金曰日星乎雲漢轟雷乎宇宙曰有三復斯編廢書而流涕者噫非先生道義之邃而風節之卓其誰也顧安得有此光氣聲響淚千古忠臣義士之眦乎是足以嘉惠吾黨樹風聲於無窮況君子小人心術邪正之別與夫天地消長國家理亂之幾皆載於此若使後之枋世道者講之熟而決之早持正論若南齋雲誅辭斥奸黨如韓魏公擬表察幾微於方萌絶禍患於未

來則庶有補於世教不少矣為是役者其有志於斯乎盛矣哉

濯溪全公文集跋

濯溪全公遺集詞一銘一記一詩六文五掇拾於兵燹者只此若干言然先生問學之醇邃行義之超卓蔡湖洲著之碣矣勤劬之功特立之操眉叟許先生載于誌矣龍蛇倡義事在鶴峰金文忠公行狀中此皆窮宙焜燿而不朽者顧何待乎遺集而傳諸後哉今觀其詞與銘言學則主乎敬論禮則本乎誠又觀乎感懷詩約誓文忠義凛凛合殺了天地間憍丈夫

後之求先生者卽此而亦可得其學問踐履之大略
不可以不多而無傳也惟中極甫勉之哉

蘆溪安公文集跋

謹按蘆溪先生安公遺集只滄浪短歌一東皐贈詩一而已於乎公自少擲帛不以外物動其心晩從佔畢齋金先生得聞爲學之方而與南秋江俞雷溪諸公爲道義交硏經講義益究其蘊奧則其師友資益之效身心存察之功必有所大過人者況與金三足盧信古并入於金慕齋遺逸之選特蒙 上知超授以民社之寄則可知其學之非常談死法而有可以

施爲也藹是時士禍未已賢良之竄逐相繼則安陰賦歸之路載菊三盃是足以表其晚節矣東泉唱酬之夜已知有南湖之謫而歸臥滄浪淡然與水月終老則苟非平日問學之力其出處之際豈若是勇決而特立乎然則當時擬公以東漢孔郭之倫者亦不免淺之知公若使太史氏詳采事實當追録于戊午名賢之末而惜乎記事者之太踈漏也今以公之集眂公之始末往復辨論之中談性說命之語交遊遷謫之際傷時述懷之作宜不啻聯篇累牘而奈之何窮宙寥寥收拾而不可得也詩固性情之發而又可

見襟懷之曠操履之確然若以此二詩求公雖善觀者恐無所彷彿賢孫之廣蒐諸家以補其遺漏歷控當世以闡其幽隱烏可已也顧余拙陋耄昏於先輩事何敢與議區區所感慨則未泯茲因後孫思龍甫之懇遂忘僭而一言附于後

九峯金公文集後叙

余嘗讀鄭先生文穆公全恩疏引春秋天王殺弟之誅證古昔聖王事親之節其辭婉而切其義嚴而直使天下父子兄弟者定窃自擊節而敬歎者屢矣今觀九峯金公遺集乃知士之從有道者遊是一大幸

也公早得聞大道於鄭先生是以處國家人倫之變
而自有素講者在時先生之疏未出於世而先生之
大義秉執已不啻親聆教詔矣遂整巾服進伏 闕
下一身而任天地綱常之大一言而扶千古義理之
正幸而不死則乃躡履南下惜乎原疏未下雖不見
載遺集觀於西諭文南歸詩及穎考叔論可知與先
生癸丑疏同一義諦也然則公之問學造詣雖非後
生所窺測尚論者卽此一疏而求公足矣況觀於讀
書說及講錄經訓諸條與夫先生進學不怠之教尤
可驗其所本焉者乎或者以公之鬱翳不章爲遺憾

然實見得是不以死生禍福而易其守是可以有辭于天下後世矣何可以區區一時顯晦爲公輕重況公若干著述無一言不出於心性之眞彛倫之正根據古經典雅有則使後人可讀而可法則是宜與千古綱常并竪于天壤而不獘也顧何必多爲哉今其孫寅奎甫欲鋟梓而傳于後是固不可已也余亦樂聞而略叙其所感云爾

孫聞灘先生文集跋

日孫斯文廷爀甫奉賚聞灘先生遺集要余一言以附後余辭不獲旣盥手究覽曰序文所謂一箇剛字

是實見得先生大節而但說得剛字義欠詳夫人之生雖氣禀稍剛不以學力充養之義理斷制之往往爲勢利所奪威武所屈不能成就得眞正剛字則徒悻悻而已若先生者固禀得天地間剛大底氣而又從寒岡鄭先生早聞爲學大方伊山講書靜坐涵養之工已熟泗水論禮卓立堅定之志已固及夫仙查讀易溪有契乎敬直義方之訓雖倭酋驅至兇鋒交集而端拱書床不動聲色則可知學問之力充養得固有底剛而又能以義理斷制不以死生動其心也是以一見而辨鄉鄭之奸倡起嶺儒舉幡而聲討之

雖知其勢焰薰天一攖其毒不免爲嵌巖落拓之鬼然未嘗以是摧沮而却顧焉寒岡先生之必以夫子所未見之剛者稱之者豈不以相與講習之久決然知其學力之篤義理之明有可以致此故耶先生著述不幸三閱灰燼見載遺集者僅詩若文若干編而已韻致高而潔辭旨簡而直使善觀者而觀之是足以知先生剛大不屈之氣矣顧彙寧非能言者惟托名是幸謹將序文中餘意書諸卷末而歸之

懼齋金公實紀後識

昔韓文公以張巡許遠之蔽遮江淮許以不亾天下

夫巡遠之所蔽遮只江淮一面耳顧何與乎天下興亡蓋以忠義所發天理不泯人心固結基天下撥亂奠安之功耳嗚乎我 朝龍蛇之變天下之大亂也肆我 皇明天子至動天下之兵以救之彼區區義旅只可以一方成敗論於天下興亡莫之與何惟其所仗者大義而天下之所同然也是以義鼓一鳴天人響應使西擣之虜狼顧逡巡而不敢前此 天朝將士之得以從容整理成天下大勳勞者也今懼齋公伯仲叔姪古所謂人主不識其何狀者死於王事非職也其心以為君父有亂不死非義也奮起雪涕

誓不與此賊俱生雖不出一策殺一賊是心足以不亾天下況進以兵家奇正上籌拈論幕府退以朽戈鈍鐵遇賊而斷殺之乎西生一浦可當泝徐間江淮一面而懼齋公之噴血射賊畏齋公之輿疾討賊與夫稻巖公之力戰死賊是巡遠不屈罵賊之心則彼上下勲劵顧何足以軒輊公世之以顯晦論公者謬矣公之孫疇洛甫來當世鴻匠信筆圖所以顯於世安知後世之昌黎子更不以不亾天下揚扢而彰著之也

龜巖黃公易範圖跋

余知龜城之三年檜山黃友載厚袖易範圖一褎來
示余曰此吾先祖龜巖公所著而曾經退陶文純公
勘正觀於後識可知也今將付剞劂氏以圖不朽子
其無一言以足之乎余㬅拜而辭曰昔邵氏著先天
圖朱子辭以不敢訂議況眇余末學何以知圖書之
理之閫哉且先生硏賾之邃揀節之妙手畫之精細
用意之深篤先祖識已盡之矣尤何敢贅焉然先生
之中年謝事允合乎時義之進退明時對策實關乎
氣數之盛衰則先生之於易範可謂善用而能解者
矣先祖於甲寅春屛成之日尚以先生之不及見撫

圖而痛惜之況余生於百世之後欽慕感歎不啻若幷世而失之則顧不以厠名於圖末爲榮且幸哉且余在玆州緇梓之役適成其不偶也已略記數語以寓景仰之思云爾

曺靜齋先生實紀跋

靜齋先生文集先生之戒勿刊而欲刊而壽之何也於乎先生當　光廟初年年未至而乞致仕以歸于時死六諸公未及死矣生六羣賢未及隱矣先生獨賀不趨班官不　肅命授一疏出都門南歸大嶺　光廟義之爲設祖道以送之盡其心即醉琴梅竹之

死其迹即秋江梅月之隱而見理高決義早于易之介而貞書之自靖以獻庻幾焉是以醉琴有卓立難及之歎梅竹亦有激焉將獲罪之爲懼先生之事可與古聖賢出處論豈特如秋江梅月之長往而遁世者哉今觀乎焚藁零言有得其所本焉者子規詞其時象也自題碑其心迹也最其廷對一策以格致誠正爲治天下之本而要歸不越乎敬之一字此程朱氏論天德王道之大端也先生盖嘗學于冶隱有受乎圃老淵源旨訣其所學之正大見解之卓越至蒦於事行言語者有如此則先生之文豈忍以有戒而

終使湮没不思與天壤共獘也今觀察公以先生聞
孫鑱按臬卽命剞劂氏盍將以是有補於世敎爾

竹林權公旌忠閣重修後識

正宗大王十五年辛亥故宗簿寺僉正 贈吏曹叅
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竹林權公
旌忠閣成吏曹判書兼弘文館藝文館大提學豐山
洪良浩記其事越六十四年今 上甲寅重修旌閣
并記板而新之公之孫周運屬余一言識于後以彙
寧爲朴忠正外裔也公與朴忠正諸公共被 聖朝
表奬彙寧與有感焉義何敢辭嗚乎公自少勤學篤

行與朴忠正諸公爲道義交特以 端廟懿戚不樂
仕進未及與兩相公諸學士受託孤之 命然 光
廟除官辭不肅 命與朴忠正之啓不書臣咸忠文
河忠敬之官不受祿同而身在下僚不得叅别雲劒
侍衛之列則寧屛退竹林守自靖以獻之義而已及
其昌德宴罷鼎鑊傍肆則公歎曰諸公幸得死所吾
何獨不死爲朴之欲隕於慶會樓者政吾今日事也
復誰止之是公自處距六臣之死不多日也若使公
知逮 命之纔至當整冠帶少竢之與六臣同死于
王庭共瘞于露梁之阡矣公必以不爲此爲恨也

然錦城君祭壇百年枯杏更生於雲谷躋配之庭巖叅判遺墟一道晴虹復起於竹里 宣教之日是知公之靈尚不死風馬雲旗往朝于 莊陵退與六宗英四懿戚三相三大夫生死六臣兩叅贊鎭撫府使文敬文獻之子若孫忼慨翺翔于淸泠浦子規樓下矣綽楔于此不過表其故里也況其事則洪公已記之詳更安用識爲哉竊自書其所嘗感者薂寓托名之幸云

李松巖先生文集跋

松巖李先生著述散佚於兵燹之餘裒取巾衍者詩

僅百餘詞賦書疏序記誌銘并若干篇而已其辭旨簡古義理直截觀於此亦可得先生制行之剛方學道之正大焉顧何必多乎哉不佞讀是集而竊有所感者我 朝龍蛇之難山南忠憤慷慨之士在在抗義敵愾而其從也各以氣類相應先生之自京南還必以鶴峯金先生爲歸何也是不惟忠貞義烈之素所相許先生嘗從東岡寒岡兩先生遊知道學淵源之有所自蓋將以請益於鶴峯先生則戎籌贊畫之暇必有所講劘研究益聞其所未聞者矣是以朴大庵之勸赴御山叅謀也先生毅然不動借我壯士寧

死於晉陽江水而誓不欲適他其倉卒危亂之際能審於所從如此然則所貴乎是集者豈直爲忠臣烈士咳唾精神之所在哉今其孫賢俊賢玉甫方與剞劂氏謀所以壽其傳强彙寧一言以記其後顧彙寧非能言者屢辭不獲略叙其所感以寓托名之幸云爾

陶窩朴公遺集跋

陶窩朴公著述不幸散佚殆盡見載遺集者只若干言皆醇瀞雅潔平實衎暢使善觀者而觀之可知其爲有德者口氣也夫如是顧何以多乎哉嗚呼公之

居東海之濵也其俗古賈賈雖有豪傑者出而吾儒
家事業或不免與武事相出入焉及夫武毅公之威
立門戶慨然奮發四方購書以資公講習之工公旣
績學于家矣又從張旅軒柳修巖先生得聞爲學之
大方以小學爲平生樣子家禮爲日用節度心經近
思録朱子全書爲究竟地頭其爲工也眞切簡奧不
失古人門路使遐荒靺鞨之俗一變爲詩書禮樂之
鄕則向後諸賢之丕闡儒化者安知不藉此而爲之
基乎於是乎公之爲有功於一方文獻不少矣況值
穆陵盛際必欲起公於山巖付畀以蒙養之責則

時可出而仕矣官亦稱其職矣公乃確然浚思决知夫名利所得不能補本分失業故托以老且病焉不動跟脚廉幾卒究吾所欲學者其實見得輕重取舍之分尤足爲後人之所敬服也已

北亭李公文集跋

北亭公遺集文若干言詩殆三百篇噫吾觀詩者能誦其詩而知其人余不閒於詩請以公之爲人論公之詩可乎余少也從先君子後拜公於北亭公風姿醇温襟度冲雅接物也和而曠應事也淡而毅閭閻咫尺園林臺池無一塵此先君子所以稱公之雅量

高致而擬古之隱德君子也肰則其爲詩宜與夫世俗言語不相似况公之家自杏村平齋世以詩學聞高調遠韻蓋有所受者又嘗攝齊湖門講劘道義得其精采彷彿故見於詩者紆衍宏暢典重温雅其感興諸什詩之史也無閙熱氣像贈誄諸篇詩之傳也無浮夸意思必質以具素樸以芳潤遇景寫懷蒦幽妙於醇和托物遣興寄至相於冲淡具有德者口氣也是以南屏鄭公每賞公之詩許以治世之音若使公步武芸閣則笙鏞世道而當 健陵文明之世掌被 睿奬只應製二十韻而止未知天使公故窮而

工於律耶宜其晚年所著之益眞而遂𡘜後之太史
氏苟有志於詩教者必采公之詩而壽其傳也其譏
於時不能鳴國家之盛者於公何有焉其文渾浩平
鋪有時激切有聲亦詩之流也而理達有過之棄寧
於公之詩若文益信吾先君子之稱公者非淺之爲
知也遂書此以寓感云

禮說類編後識

此類編吾先祖退陶先生禮說也先生之世我東禮
書未備而先生之居家接物處鄉立朝一動靜一語
默皆出乎義理之正自中乎節文之宜當時及門諸

賢所記述以傳後者已足爲一部禮書而況其與諸賢往復自冠昏喪祭至鄕禮邦禮隨問論辨其說取準乎周公儀禮朱子家禮而考校註疏之異同儀節之參差博采戴氏禮記杜氏通典魏公家式溫公書儀其繁文錯節就質乎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語類而證正焉至若事變多端俗尚隨移其疑文變節無稽乎古昔而難行於倉卒者本乎天理人情參以 大明會典 國朝五禮儀斟量反復精詳微密考古而不合者蓋寡竢後而百世可徵焉觀於先生文集可知已茲以編衰浩穰未能領要其散出於先賢疑解

纂要補遺諸書者又難以統會近世顧齋李公槾星湖李公瀷就全書分類彙輯一依家禮編次成袠而猶有所未盡收錄者彙寧謹就續集言行錄及院藏拾遺家藏遺書取若干條逐類追補爲上中下三編其編目排列惟顧齋星湖兩錄是眂而星湖錄較爲詳備就其中分年分卷以別其初晩以便其考據而已顧彙寧鹵劣何敢僭有所叅訂幸覽者有以恕之也

上樑文

白峯書堂上樑文

與孤竹難而易顯而隱古道之叅酌經權聞清風懦
夫立頑夫廉吾黨之爲設俎豆江山十里青璧宇宙
一堂白峯恭惟溪巖金先生赫爲雪月家庭端的隴
雲門路太中識濂溪之學宜兩程篤生其家文節輯
晦菴之教肆九峰丕闡斯道心經中講說無滯典教
堂發千聖之緖餘儀表上學力難誣體察府荷兩將
之器重何幸遭際職會是宜展鋪弘猷丘園十度旌
招感激風雲之晩契几案九幅輿誌商確經濟之遠
圖　先朝之眷德彙征今可出而仕矣妙齡之學業
精詣本欲壯而行之唉世道陞降之易遷柰人臣出

處之難變迨範九𢑱倫之攸斁將欲裂冕而毁裳際
乾五龍德之方亨邦復彈冠而結綬言念戊午之自
靖孤臣業已謝絶名韁何論君子之無良婁婦只當
固守貞節是從血腔子判得大義菂與墨胎氏商量
孫衷天地之綱常欲扶爲北海去則可矣 祖宗之社
稷故在若西山死則過焉其生也亦可成仁只盡命
乎天而已不病則將安取義是謂易其地卽然刻自
南漢痛哭之辰盍切東海高蹈之志 宗祊危如一
髮爲助長江遮截之資和議蔡了三綱欲洗靑丘汚
蟣之耻大筆題 崇禎之曆二百年痛結心胷古架

讀春秋之書十八歲牢着跟脚是義理微妙之所在非學術精深者難言泰伯德民無稱焉肆厲操而立中道虞夏歿我安歸矣寧忍痛而存大防灣秋晩危鶻之棲以淸陰尚許高節江夜撼蟄龍之聽非桐溪孰通靈襟犄大節并萃一身信高風可師百世遺篇蘊性理之根柢奚止撰述爲可傳貞珉揭道德之派流乃知樹立有所本昭代舉節惠之典特註淸白而博聞曠世擬文僖之祠竊慕神明而直操顧竹輿剩播淸馥最蓬壺瀛得名區雲巖之鍾毓精英三世我家泉石洛汭之環扡衍奧百里吾道淵源秋風同卧

山拔三疊詩樹陰潭影春雨獨採薇蕨一幅畫蒿雲
洞霞乃占地宛在蘆花水眉胡名堂特取太白山頂
孤樓外穹窿獨立百丈高峰之瞻昂古壁下磅礴不
遷幾層盤石之積累逈然箕峀汾翁續太史之書崒
乎泰山湖老賡昌黎之頌與其人實愜雅操卽此地
先達講堂半壁接藏谷之烟霞誰爭子所舊材撤芷
江之樑棟自愛吾廬有覺其宮特書某年某月某日
某建匪懈于祀將見旣匡旣飭旣稷旣齊玆值修樑
之架三聊贊短頌之偉六
抛樑東曈曨出日海天紅此心不與風埃混萬古徘

徊太極中

拋樑西黃花甚里宿烟棲句天夜送琳瑯響彷彿凉飆吹晚溪

拋樑南前江如洗蘸晴嵐眞眞流水歸何處養浩樓前淵海涵

拋樑北夫子新宮鄒魯國敢問何居淸與仁心香一炷敷衷臆

拋樑上憶昔中秋灝氣暢三見古人明月來滿江淸澈不成浪

拋樑下巖壑眞如神筆寫更看荔蕉香滿洲青襟採

逅逍遙社伏願上樑之後高風不死淸洛同馳霜後菊心鐵舍尙想餓魂苦節雲外峯丙玉立宛對首陽高巓靑鳥協杖屨之墟禮冝籩豆有楚白鹿襲爐薌之化士將楨幹于周惟玆基悠久不頹勉吾儕虔恭靡懈

眞谷祠上樑文

義所欲死報國明時感綽楔之旌禮則歿祭鄕示世享俎豆之薦客通幽隧孔碩新祠恭惟皇隱李公生詩禮其家傳忠孝亦世墓道前增餙封樹聿追謹杞典之先謨闤市中屛去剽椎用寓斥奸黨之遺志

旨必忼慨有大節伴使行欲其曠懷及長淬礪以英名業射藝卽其餘事值倭寇猝發海外最因鋒先剳嶠南達城虛觀察營列郡莫禦其衝突商山敗巡視陣大嶺難恃爲關防北望黃屋之播遷嗟我衆獸竄而瓦解南瞻紅旗之散漫噫孰能禽獮而草薙念忠節下邑挺生廉義旅中道遮截在昔巡遠之面目不讓終成江淮保障至今鄒魯之禮義相傳能辨魚取舍惟我東數百載素恃爲盤石之宗矧吾南七十州古稱多干城之士會官軍新敗大竹見虜騎將渡九潭白面歸介冑之容可見師律整暇黑齒犯冠襟

之俗不覺士氣輪囷生亦欲有甚乎遇賊陣却走非勇死固得其所耳爲 國家捍禦是忠遂乃奮赤手抗大軍終能冒白刃死荒野老將鷹揚而斷殺章賊勢太半消沮凶醜豕突而劉圍嗟義士頃刻摧折忠肝塗地恨不能風掃腥塵烈氣磨天義足以雪涕志士是乃數郡之獲免孰知一區之賴安惟義師膽氣相輸湖嶺所以隨力牽制非凶賊頭勢先挫水陸何暇從容展施南朝有一人李侍郎倡河北之死節常山鑱八日顏太守甘洛陽之就擒向有多士之聯章乃蒙 先朝之盛典文丞相之自盡仁義何論夫書

與不書陸樞密之特褒貞忠吾知其死而非死疾風
可知勁草颯爽英姿之如生白日猶照覆盆聯翩華
誥之有隕　朝家之褒奬旣重士林之報祀亘隆千
古之英靈所鍾山川留淸淑之氣一方之曑衷攸激
春秋宜精禋之儀適是時雲霧漲空浿江所以有金
元帥之廟卽其地風浪翳日萊海安得無宋太守之
祠爰就松楸陂降之墟仍設俎豆𦤎享之所靑山傳
烈士之塜過此地孰不指點而咨嗟蒼江招義將之
魂聞其風擧將興起而奮發素慳堪輿吉兆可見其
風水聚精粗倣黌塾古規不啻若壁壘生色相舊址

我龜爰契瞻新宇如翬斯飛一斲長松檜之材咸具
欀臬扂楔數畝整櫨廡之制可容倚卓樽鑪迨舉脩
樑庸陳短頌
拋樑東繡城朝日照心紅堪憐義魄吞遺恨爲說中
興萬死功
拋樑西九潭秋水劒花迷分明一片忠臣血翻逐潮
流拍海隄
拋樑南遙瞻火旺聳晴嵐若同大小風雲戰何獨紅
衣是快男
拋樑北隔嶺迢迢聽勑勒將士八千何處尋彈琴臺

畔江流黑
撓樑上 宸褒曠感羣寃暢煌煌畫閣豐西村日故
將軍眞快壯
撓樑下洛波鳴咽繞新社短歌一唱魂歸來春草芳
洲靈雨打伏願上樑之後地靈共護人儀益修一府
之駿髦斯興孰不知國則忠而家則孝百世之牲幣
是蕆庻可見山益高而水益長勉吾黨靡懈虔恭俾
玆基不頹悠久

古溪文集卷之四終